

■ 海峡文化研究丛书



➤ 镜像台湾

——台湾文学的地景书写
与文化认同研究

◎ 杨华基 刘登翰/主编

◎ 张羽 陈美霞/著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THE STRAITS PUBLISHING & DISTRIBUTING GROUP

福建人民出版社

FUJI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镜像台湾——台湾文学的地景书写与文化认同研究/张羽, 陈美霞著.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14. 1

(海峡文化研究丛书 / 杨华基, 刘登翰主编)

ISBN 978-7-211-06891-3

I. ①镜… II. ①张… ②陈… III. ①地方文学史—研究—台湾省 IV. ①I209.95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09397 号

镜像台湾——台湾文学的地景书写与文化认同研究

JINGXIANG TAIWAN — TAIWAN WENXUE DE DIJING SHUXIE YU WENHUA
RENTONG YANJIU

作 者: 张 羽 陈美霞

责任编辑: 陶 璐

封面设计: 陈培亮

出版发行: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福建人民出版社

电 话: 0591-87533169 (发行部)

网 址: <http://www.fjpph.com>

电子邮箱: fjpph7211@126.com

地 址: 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邮政编码: 350001

经 销: 福建新华发行 (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福建省地质印刷厂

地 址: 福州塔头路 2 号

邮政编码: 350011

开 本: 70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3.25

字 数: 181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11-06891-3

定 价: 30.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直接向承印厂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总 序

建设台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战略构想提出，并获得中央的支持付诸实施以来，一个具有更大视野的台湾海峡经济区的设想，便受到海峡两岸政治界、经济界和学术界各方面人士的关注、讨论和期待。它不仅作为海西建设的战略前景，而且作为海峡两岸和平发展的一个平台，成为包括海峡两岸在内的经济的一个新的增长极，将对亚洲经济、世界经济发生重要影响。

无数的历史事实证明，一个经济区的形成并非偶然，都有其深厚的人文背景作为基础，并且还将随着新经济的发展，伴生出新的文化形态。因此，经济区的概念，同时往往也是一个人文生成和发展的文化区的概念。从历史上看，台湾海峡两岸，自古以来，尤其是晚明以后，便有着密切的人员往来。随着南徙闽粤的中原移民在长期定居之后再度跨越海峡，东徙台湾，成为台湾社会的人口主体，中原文化也随同移民而来，以闽南和客家的地域文化为主要形态，成为台湾社会建构的文化基础，使台湾社会的发展与祖国大陆同质化和同步化。在中国的文化地理上，闽台——或者更准确地说，以福建为中心，包括浙南、江西和粤东的台湾海峡西岸，与台湾海峡东岸的台湾，一向被视为一个共同文化区，即今日我们所说的台湾海峡文化区。对海峡文化的研究，不仅是对中华文化在两岸延播、传承、发展，也成为两岸民众共同的精神信仰和纽带的一份历史见证，而且对今日两岸和平发展、两岸经济互补双赢、两岸文化和谐共荣都具有重要意义。

为此，2004年12月，福建省成立“福建省海峡文化研究中心”，设在福建社会科学院，同时成立“福建省海峡文化研究会”，挂靠在福建省海峡文化研究中心。研究中心和研究会成立后，致力于全方

位、多角度地开展海峡文化研究，推出成果，扩大影响，营造氛围，把海峡两岸的文化研究、宣传和交流提升到新的水平。

这套“海峡文化研究丛书”即是福建省海峡文化研究中心为实践这一目标而策划、组织的一项文化工程。它以海峡两岸的文化为研究对象，辐射两岸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诸多层面，跨越历史和现实，以严谨的学术态度和作风，撰写系列的学术专著，希望能对海峡两岸文化的历史、现状和未来有更深入观察和更深刻的解读，对两岸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的和谐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最后，感谢在本丛书策划、组织、撰写和出版过程中，给予我们热情支持和帮助的朋友们以及相关单位。

福建省海峡文化研究中心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空间、记忆与认同：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台湾文学的多面 维度	(17)
第一节 日本现代性景观与身份认同的暧昧：论李春生及其《东游 六十四日随笔》	(18)
第二节 欧美文明时空的对照：以林献堂欧美游历为考察重点	(26)
第三节 日本殖民统治末期《风月报》作者群笔下的大陆地景 研究	(35)
第四节 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台湾医生作家“疾病之岛”的叙事 研究	(50)
第二章 光复初期两岸知识分子的地景书写与文化认同研究 ...	(69)
第一节 歧义的认同：光复初期台湾文化研究考察	(69)
第二节 光复初期两岸知识分子的文化重建与文化认同研究	(85)
第三章 家族叙事·两岸书写·身份认同：外省第二代作家的家族/ 族群小说	(103)
第一节 眷村文学书写与身份认同研究	(104)
第二节 家族自传、身份认同与原乡情结：论张大春的《聆 听父亲》	(116)
第三节 死亡叙事、地景书写与文化认同：试析骆以军近作	(125)



第四节	妈祖信俗、地域文化与身份认同：试论陈玉慧的《海神家族》·····	(134)
第四章	台湾少数民族文学的部落地景与文化认同·····	(144)
第一节	台湾少数民族文学：谁在叙述？·····	(144)
第二节	“他者”凝视：论《风前尘埃》的少数民族书写·····	(147)
第三节	神圣之书：《玉山魂》与少数民族作家创作新动向·····	(154)
第五章	台湾文学史、文化论争与身份认同研究·····	(163)
第一节	台湾文学史的撰述与文化认同研究·····	(163)
第二节	近二十年台湾知识分子的文化论争与身份认同研究·····	(178)
	参考文献·····	(191)
	后 记·····	(205)

绪 论

正如我们经由老舍认识了北京，经由狄更斯认识了伦敦，经由雨果认识了巴黎……伟大的文学家总能将地域风情栩栩如生地送达也许远在千万里之外的读者眼前。台湾作家韩良露曾经说过：

文学提供了旅行指南，尤其在旅行相当困难的时代，有很多作家或作品已经带我神游了不少国家或城市。文学能涵盖的范围非常广泛，巴尔扎克或左拉的小说就常常以巴黎为主，阅读这两位作家的作品，会对当时巴黎的生活以及场景、街景有很深的了解。当然我们也可以谈莎士比亚的伦敦、狄更斯的伦敦，或是乔索时代的英国。^①

地景成为文学书写的重要对象，不同时代的作家都曾绘制出其时代特有的地景坐标。一地之文学染有一地之特殊色彩，中外文学家对此都有自觉的意识。如刘师培在《南北文学不同论》中论及自然环境对文学产生的影响：

大抵北方之地土厚水深，民生其间，多尚实际。南方之地水势浩洋，民生其际，多尚虚无。民崇实际，故所著之文不外记事、析理二端；民尚虚无，故所著之文，或为言志、抒情之体。^②

① 韩良露：《文学中的城市观察》，见王浩威等：《今夜，我们来谈文学》，台北：天下远见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1年版，第158—159页。乔索，即杰弗里·乔叟（Geoffrey Chaucer，1342—1400年）。

② 刘师培：《南北文学不同论》，见刘师培：《刘申叔先生遗书》上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560页。



爱尔兰小说家詹姆斯·乔伊斯也说过：“有一天，都柏林这座城市摧毁了，人们也可以凭借我的小说，一砖一瓦地将之重建。”^① 文学书写与地景展示之间的密切关系由此可见一斑。

晚近，学界对台湾地景书写积累了一些研究成果^②，但关于地景书写与文化认同的关系梳理，以及近二十年台湾地景书写崛起的文化背景、所昭示的认同心理等还略显薄弱。本书所称的地景书写，是指文学中的地方风貌和景观书写。与绘画、摄影这些成像艺术相比，文学作品中的地景书写具有描摹地方、传神写意、涵摄情境的多重意涵。作家在诸多地方之间流动，观看地方的姿态和方式，常随外在文化情境和个体感悟而有所变化，也正是在这意义上，文学中的地景书写具有了多元的特色。

我们常常在文学作品中看到主人公诘问：“这是哪？”“我是谁？”“我为什么在这里？”简单的提问之中，蕴含着深层的文化认同问题。近年来的台湾社会，认同可以说是个热门的话题，举凡国家、族群、性别、文化等诸多领域，都频频提及认同问题。所谓认同，英文为 identity，也有学者将其翻译为身份、属性，都含有同一性的意味。^③ 本书主要选取那些与文化认同密切相关的地景书写，以不同历史时段

① 詹姆斯·乔伊斯的文学作品《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都柏林人》、《尤利西斯》、《芬尼根的守灵》均以都柏林为背景，对酒馆、道路、市场等有生动的描写。

② 相关专著、论文集有范铭如《文学地理：台湾小说的空间阅读》（2008年）、《地志书写与城乡想象：第二届花莲文学研讨会论文集》（2000年）、《2006青年文学会议论文集：台湾作家的地理书写与文学体验》（2007年）等。近年来还出现了以台湾地景为核心论述的博、硕士论文，如蓝侦瑜《清代来台文人之台湾特殊性书写研究》（成功大学台湾文学研究所2007年硕士论文）、刘方瑀《被选择的台湾——日治时期台湾形象建构》（成功大学历史学系2004年硕士论文）、曾怡蓁《屏东地景书写研究——以在地作家散文作品为对象》（屏東教育大学中国语文学系2012年硕士论文）、何淑华《钟理和地志书写与认同形构历程研究》（东华大学台湾语文学系2007年硕士论文）、金儒农《九〇年代台湾都市小说中的空间叙事》（中正大学台湾文学所2008年硕士论文）、廖世璋《文化地景的形态分析——清代时期至2002年的台北府城地区》（台北大学都市计划研究所2004年博士论文）等等。这些研究成果相当有深度地挖掘了某一时期被建构的台湾地景形象。

③ 江宜桦：《自由主义、民族主义与国家认同》，台北：扬智文化2000年版，第8—11页。

的文学作品为基础，阐述地景的变迁对叙事者的影响；并追踪叙事者的文化认同所影响的台湾地景书写变化，探讨近二十年来台湾人的集体记忆和认同变迁。

不同历史时期对同一片土地的“差异性”描绘，这之中隐藏着混杂多元的文化历史印痕。地景书写中所透露的地理空间，既来自作家本身的空间体验，也与其所生存时代的文化情境密不可分。这些台湾地景书写成为我们今天解读当时台湾形象的重要文本。

清代台湾所修的府、县、厅志多达四十余种，其中的艺文志颇多以诗歌、辞赋来记录台湾的作品。在三篇同名的《台湾赋》中，高拱乾的《台湾赋》写道：

繫洪荒之未辟兮，含混沌而茫茫。迨河山之既奠兮，爰画野而分疆。裂九州而成天下兮，谁不知乎海之为百谷王。维禹功之所不及兮，遂弃之于莽莽而苍苍。^①

写出了“被遗忘的化外之地”的台湾地景。林谦光的《台湾赋》写道：

厥地惟鹵，厥土惟坟；厥田惟土，厥种惟糜；糜草惟茂，厥木惟国；厥珍惟错，厥布惟芬；厥鸟惟毡，厥兽惟群。^②

写出了“仰慕天恩的边陲之岛”的台湾地景。王必昌的《台湾赋》写道：

緬瀛海于鸿濛，环九州而莫穷。览形胜于台郡，乃屹立乎海中。……绵亘二千余里，诚泱泱兮大风。^③

写出了气势恢宏的台湾地景，有丰富的物产和重要的地理地位。有台湾学者指出：

① 高拱乾：《台湾赋》，见《重修台湾省通志·艺文志·文学篇》，南投：台湾省文献委员会1997年版，第3页。

② 林谦光：《台湾赋》，见《重修台湾府志》（“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1辑第3册），台北：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台湾大通书局1977年版，第383页。

③ 王克捷（必昌）：《台湾赋》，见《重修台湾省通志·艺文志·文学篇》，南投：台湾省文献委员会1997年版，第5页。



以今日的眼光来看，林谦光与高拱乾的《台湾赋》容或没有“台湾意识”，但如果我们愿意考虑其所处的时代背景，体谅他们是在清廷仍对台湾的经营与否尚存疑虑的情况下抵台，则似乎不必苛求他们非得对台湾具有高度的认同感。而王必昌虽然不是来台定居的移民，却对台湾在地理及物产方面的独特性深入观察、高度肯定，的确是相当难得。^①

上述论述可以看出论者深受当前台湾“主体意识”论述的影响，以今日眼光去衡量清代文人的“台湾认同”，并对有“台湾认同”的王必昌《台湾赋》给予高度评价。这种受当下时潮影响作后设解读的论述有待商榷，但也启发我们，文化认同的确对地景书写有着深远的影响。地景书写甚至可以成为解读历代文人的地方认同的深层脉络，值得深入探究。

不同时代，我们可以看到很多风物殊异的台湾地景书写。创作时间不详的客家山歌诗《渡台悲歌》中，曾如此描写台湾：

劝君切莫过台湾，台湾恰似鬼门关，千个人去无人转，知生知死都是难。就是客场也敢去，台湾所在灭人山……

台湾本系福建省，一半漳州一半泉，一半广东人居住，一半生番并熟番。生番住在山林内，专杀人头带入山，带入山中食粟酒，食酒唱歌喜欢欢。

熟番元系人一样，理番吩咐管番官，百般道路微末处，讲着赚银食屎难，客头说道台湾好。^②

这首山歌再现了当时闽粤移民在渡海谋生过程中的感受。当时台湾“恰似鬼门关”，环境恶劣，让移民有命运无法把握之感。

早年的宦游文人也创作了大量关于台湾的文学作品。乾隆时代，

① 游适宏：《地理想象与台湾认同——清代三篇〈台湾赋〉的考察》，《台湾文学学报》第1期，2000年6月。

② 黄荣洛：《劝君切莫过台湾——〈渡台悲歌〉的发现与研究》，见黄荣洛：《渡台悲歌——台湾的开拓与抗争史话》，台北：台原艺术文化基金会·台原出版社1997年版，第24—25页。

赵翼与袁枚、蒋士铨齐名，并称为“江左三家”，曾作《海上望台湾》一首（收入《彰化县志》），诗云：

极目沧溟浪接天，中藏掌大一山川。

当年曾比田横岛，今日重烦杨仆船。

颶力吼来风有母，妖氛扫去水无仙。

临流远想熊津督，曾破周留定海艇。

当时，适逢台湾林爽文起义，两广总督李侍尧以兵事入闽，邀请赵翼辅佐幕事，此诗作于赵翼到闽后，诗题中的“望”字更多的是想象。

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台湾新竹文人王松笔下的台湾是“干戈况复阻归舟，满地哀鸿更倦游。今日英雄齐洒泪，岂惟王粲独登楼”^①，哀鸿满地，让英雄黯然神伤。而彰化洪弃生这样描述：

我家傍海隅，常闻风涛作。去山二十里，不见青山壑。

有时见山容，足已涉城郭。此行向中华，万山将笼络。

不图台北路，群峰先崿崿。有如赴汪洋，河伯先海若。

路出香山间，海山俱寥廓。四水望西流，连山自东落。

山水交滢洄，红尘供插脚。我车风雷驰，我神尻轮跃。

一出鸡笼山，一身脱尘缚。俯仰洪渡中，天地入冥漠。^②

在连横的笔下，台湾则俨然是美丽的仙境：“夫以台湾山川之奇秀，波涛之壮丽，飞潜动植之变化，可以拓眼界、扩襟怀、写游踪、供探讨，固天然之诗境也。”^③

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一些对台湾地景的书写明显带有与日本殖民统治抗衡的意味。例如蒋渭水在台湾文化协会第一期会报上，用日语发表了《临床讲义——对名叫台湾的患者的诊断》，开篇便将台湾喻为“患者”：

① 王松：《登台北城楼感题》，见王松：《沧海遗民剩稿》（1925年），台北：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1960年版，第20页。

② 洪弃生：《将远游在台北路作》，见洪弃生：《八州诗草》，台北：成文出版社1927年版。

③ 连横：《台湾通史》第2册，台北：文海出版社1980年版，第616页。

患者：台湾

姓名：台湾岛

性别：男

年龄：移籍现住址已有 27 岁

原籍：中华民国福建省台湾道

现住所：日本帝国台湾总督府

职业：世界和平第一关门的守卫^①

接着按照通常病历的方式，开列出“患者”台湾的“疾病大全”，形式相当前卫，成就了一个经典的台湾地景的文化隐喻。又如杨守愚《一群失业的人》^②讲述了一群失业的贫穷农民四处辗转、寻找工作的故事。小说借农民们的怨气表达了 20 世纪 30 年代前后，台湾社会底层民众的生活状况，先是失地，继而是失业。他们抱怨：

真是开台（指 1661 年郑成功开台以来）未有的不景气！跑了一百余里路，三十多个村落，倒找不到工作，难道真的都用不着工人了么？

真想不到，雾峰这么富庶之区，也还是如此。这样的世间，实在比地狱还要痛苦，不死不活，老教人们受凌夷。比当时走“番仔反”（生番作乱，后引申为一切外人侵台）还要凄惨哟！

此外，不少长期驻台或短期赴台旅游的日本人对台湾地景有过书写。例如佐藤春夫受《台南新报》之邀，写下了充满异国情调的《殖民地之旅》。他这样描写鹿港：

鹿港的街道果真是不负我所期待的，是个诗趣丰富的市街。……何况这个地方更是带着一种异国情调……市街全体笼罩

^① 《临床讲义》原文系日文，发表于《台湾文化协会会报》第 1 期，此处引自《蒋渭水遗集》，台北：文化出版社 1950 年版，第 93—95 页。

^② 杨守愚：《一群失业的人》，《台湾新民报》第 360—362 号，1931 年 4 月 18—25 日。

在一种脏乱的美感，朽旧的怀念的气氛中。虽然闷热，但带着海洋氛围的天空阴暗而且沉重地覆盖着的光景。^①

这种脏乱、蛮荒之类的描写并不少见，驻台日本作家西川满的《台湾纵贯铁道》、《龙脉记》，滨田隼雄的《南方移民村》、《草创》等作品也都对台湾热带风土的危险性进行过渲染，曾有学者分析：

无论是佐藤春夫或西川满对台湾环境的想象，早已自成一个循环，从未跳脱内在思维逻辑的思想架构，他们极尽可能将台湾环境论述，化约为适合他们的日系观点，时间纵使改变，生产出的“台湾环境想象”则毫无变化。^②

其目的显然是为了合理化日本的殖民统治。日本作家对台湾地景的书写，以及日本殖民当局对台湾的宣传，当时的台湾人并不认同。《台湾民报》上“小言”一栏，曾有如下的批评：

我们屡次看他一味地将台湾的短处尽情，且更加形容的宣布出来。而未尝看见他将台湾的固有文化之美宣传一点，又未尝看见他将现在已大进步了的台湾文化、台湾事情介绍一点，由此可见他的用心之坏了。我们台湾由这种人给介绍、宣传，实在糟糕！^③

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大陆文人赴台旅游，也留存了大量诗文。如1911年梁启超在渡台的两个半月间，诗作多达89首，词12阙，合集题名为《海桑吟》，其中，《台湾杂诗》写道：

千古伤心地，畏人成薄游。山河老旧影，花鸟入新愁。

入境今何世，我生淹此留。无家更安往，随意弄扁舟。

桓桓刘壮肃，六载驻戎轩。千里通驰道，三关旧旧屯。

即今非吾有，持此欲谁论。多事当时月，还临景祸门。

① [日] 佐藤春夫著：《殖民地之旅》，邱若山译，台北：草根出版社2002年版，第285页。

② 谢柳枝著：《日治时期殖民医学书写之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台北教育大学台湾文学研究所，2007年，第27页。

③ 《所谓台湾宣传》，《台湾民报》第69号，1925年9月6日，第7页。



荡荡台中府，当年第一州。桑麻随地有，城郭入天浮。

江晚鱼龙寂，霜飞草木秋。斜阳残碣在，莫上大墩头。

破晓千峰雾，迢迢爆竹声。重为万里客，又过一清明。

舍馆传新火，儿童报晚晴。故山路几许，南望涕纵横。

此辑诗作被台湾人陈逢源视为“任公十余年来的流亡生涯末期，有感其穷愁哀思，所发的悲愤南音。在他一生中，似乎没有如此沉郁悲凉之佳作”^①。

光复后至 20 世纪 80 年代，台湾面临着重要的社会转型，台湾地景书写更成为隐喻迁徙、谱写大爱大恨的空间。以白先勇的《台北人》为代表的文学作品，讲述了从大陆到台湾的空间变化所引起的个体心态变化。眷村作为特定历史阶段的特殊产物开始出现，其存在影响了之后长达半世纪的台湾文学。在一系列的眷村文学作品中，我们看到作家在诘问“这是哪儿”。此类身份认同不仅关涉老一辈眷村人的大中国认同，也涉及“解严”后眷村族群从政治权力中心被挤到边缘所引发的认同危机。许多眷村小说都表达了眷村空间对居住者有形与无形的伤害，曾有人评价：“朱天心的小说处处可见闭室恐惧的焦虑。”^② 不仅朱天心，许多眷村文学都真实再现了某种幽闭恐惧症。在张启疆的《君自他乡来》中，眷村的房舍变成“俄罗斯方块”，“除了视觉的叠影、想象的涡纹，我们的村子又是一座声音的迷宫。有些声音永远围绕你们，像一叠密码捆绑你们的灵魂”^③。在这个近乎封闭的空间内，上演着眷村人的复杂主题，关涉了少年成长、家国想象、族群认同、性别意识与政治诉求等等。很多眷村人都依恋旧时代，抗拒时间的前行，并以静默的姿态无声地对抗台湾当局。杨翠曾

① 梁启超：《台湾杂诗》，见陈逢源：《梁启超与台湾》，《台湾新文学》第 1 卷第 2 号，1941 年 9 月 1 日。转引自黄英哲主编：《日治时期台湾文艺评论集（杂志篇）》第三册，台南：台湾文学馆筹备处 2006 年版，第 201 页。

② 邱贵芬：《想我（自我）放逐的（兄弟）姊妹们：阅读第二代“外省”（女）作家朱天心》，《中外文学》第 22 卷第 3 期，1993 年 8 月，第 94—110 页。

③ 张启疆：《君自他乡来》，见苏伟贞主编：《台湾眷村小说选》，台北：二鱼文化 2004 年版，第 137 页。

说：“与其说眷村的封闭空间是外造的——囿于眷村聚落之分布型态，或者缘于村外人之不认同——不如说是内建的，基于眷村住民向外区隔、向内认同之心理构图。”^①

此时，台湾省籍作家黄春明、陈映真、王贞和等更关注台湾“西化”过程中，社会底层小人物的生活困境和精神状态。他们具象地去描摹某个乡村或城市空间，进而展演主人公的朴素思想。在黄春明的小说《青番公的故事》中，青番公守护着自己的乡土，过着充满田野气息的生活。青番公鼓励子孙要爱惜疼惜土地，以“露珠本身就是一个世界啊！”来激励每个看似渺小的生命，要活出自己的尊严和快乐。同样关注小人物命运的陈映真，在描写台北时，也以下层人物眼中所见的都市为其立足点。陈映真这样描绘他笔下的主人公所见的台北街道：

……是个春寒三月中的某一个中午。设若单看天候，便是个极可爱的大晴的日子。然而因为寒流正占领这个城市。特别是保安宫后面一条长长的贫民窟，在可笑地灿烂着的冬阳之中，瑟缩得叫这瘦长的街衢看起来尤其狭窄了。^②

在一系列的地景书写中，作家们常进入都市或乡村的角落，描摹小人物的血泪辛酸。

20世纪80年代以降，台湾社会处在机械文明和商业异化的双重挤压下，性别、消费、情爱成为台湾都市小说的首选题材，新世代作家自黄凡、东年、王幼华、张大春、林耀德以至骆以军、林裕翼、王文华、邱妙津、陈裕盛、纪大伟等等都力图在笔下构筑崭新的都市空间，他们笔下的“新人类”逡巡的多是迪斯科舞厅、夜总会、游戏室、网吧等都市动感地带。如林耀德的《大东区》中，外在井然有序的城市假面与实质内容灰暗芜杂的舞厅，构成了人和物不分、灵与肉

^① 杨翠：《乡土与记忆——七〇年代以来台湾女性小说的时间意识与空间语境》，博士学位论文，台湾大学历史学研究所，2003年，第221页。

^② 陈映真：《苹果树》，见陈映真：《夜行货车》，北京：时事出版社1996年版，第25—26页。



无差别、繁华而颓废的都市面貌，更强调都市的沧桑巨变所带来的复杂心灵感受。黄凡在《梧州街》和《命运之竹》等小说中，将笔触伸及载满都市历史记忆的老城区，力求展现昔日繁华处如今的衰落颓唐，表现出强烈的怀旧情绪。至于朱天心的《古都》，篇名来自川端康成同名小说，所叙述的也是在摩登的台北，一个“老灵魂”以旅行的姿态对历史沧桑里的古都进行深刻审读，寻找的是不同时段内城市的不同图像。在小说集《恶地形》中，林耀德更进一步揭示了在以电脑为中心的，复制、传播功能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人类面对机械常有的荒诞和自我失落感，从而展现现代资讯文明所带来的人的异化。而陈裕盛的小说《骗局》其实质就是电脑程序介入个体生活，人成为网络控制下的一个棋子，从而造成人生困境，构筑了一个全程想象化的虚拟空间。

在《文化地理学》一书中，迈克·克朗曾对地景有过生动形象的比喻，即“地景是张刮除重写的羊皮纸”：

刮除重写一词衍生自中世纪的书写材料。这指涉的是刮除原有的铭刻，再写上其他文字，如此不断反复。先前铭写的文字永远无法彻底清除，随着时间过去，所呈现的结果会是混合的，刮除重写呈现了所有消除与复写的总和。因此我们可以用这个观念来类比铭刻于特定区域的文化，指出地景是随着时间而抹除、增添、变异与残余的集合体。^①

那些不同时期绘制出的“文学地图”，也成为我们解读台湾文化认同的密码。经由这些地景书写，我们可以窥见不同时代台湾的风貌。

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旅行文学的盛行，文学书写与地域空间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不可否认，台湾这一地景形象与书写者的成长背景、人生际遇、位置选择、书写策略有着密切的关系，文本中呈现的家国、人物、文化等也因而各具特色与意义。诸多的台湾地景书

^① [英] 迈克·克朗：《文化地理学》，王志弘、余佳玲、方淑惠译，台北：巨流图书2005年版，第22页。

写绝非现实世界里台湾的复制品，而充满了重组、想象与差异。因此，探讨地景书写繁盛背后的文化环境及其所引起的认同变迁，也就有了重要的文化意义。

1996年，杜正胜在《自由时报》上发表《台湾观点的文选》，指出：

近年因应本土化的要求，国民中学课程将增加一门《认识台湾》，分社会篇、历史篇和地理篇……然而缺乏文学篇，未免有美中不足之感。……在过去的教育格局和教材内容中，我们之了解中国人的喜怒哀乐、进退出处、人生观和价值观，得自于国文课本者恐怕远比历史课本为多……^①

部分具有地理想象与文化认同书写的文本渐渐被重视。台湾文学的地理学意义研究，有其不可忽略的政治背景因素。20世纪80年代，台湾文学要求正名；90年代，台湾文学开始进入学院，成为研究的“宠儿”。在台湾当局的推动下，广设台湾文学系所，强化台湾文学的地方性研究。当前，台湾区域文学之所以能在各大县市得以全面铺展，一方面，在于地方文史工作者的努力。清代著名史学家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称方志有“二便”，即“地近则易穷，时近则迹真”^②，说明了地方志类的文学书写者本身由于空间与时间的接近，使得他们对于史料的掌握与认知较为深刻与真实。另一方面，在各县市政府的推动下，出现台湾文学的地志化研究。各县市还纷纷推出作家作品集、民间文学集及区域文学史，这些成果皆以强调“当地性”为己任，也为台湾文学研究提供了大量的文本及重要的史料基础。当然，不排除部分县市的这些活动与台湾当局的意识形态倾向有一定关系。

新世纪以来，摄影、游记与博客盛行，丰富了人们对台湾地景的多维观照。更为重要的是，台湾各县市经常举办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学奖和地方文学的研讨会等，鼓励作家和评论家等对各地文学地景进行书写和宣传。如台北文学奖于1998年首次举办，并持续推动。2000

① 杜正胜：《台湾观点的文选》，《自由时报》1996年10月28日。

② 章学诚：《文史通义》，台北：史学出版社1974年版，第524页。